釋曰：

此偈，顯示佛體雖遍，而眾生不見。

譬如水器破壞，不見月像。如是眾生過失，不見佛像，此義得成。

前面我們學習的偈頌是：「譬如水器壞，月像不現前，如是眾生過，佛像亦不現。」

那接著，世親菩薩就解釋。首先，祂說：「**此偈，顯示佛體雖遍，而眾生不見。**」

也就是說，佛本身的體雖然遍一切處，但是眾生卻不一定能見。

為什麼說佛體遍一切處呢？

這個部分我們還需要再進一步來說明。如果從真如法身的角度來說，真如法身當然是遍一切法、遍一切處的。然而，唯有證得初地、成就無分別智，並且悟入真如，才可以說是證得法身，或者說是見到法身。那至於佛的自受用身，則是任何有情所不能見的。自受用身雖然同法身一樣也是遍十方法界，但是乃至第十地菩薩也不能見。其次，他受用身是初地以上的菩薩所能見。那至於佛的化身，是聲聞跟凡夫所能見的。

那麼，這個為眾生所示現的化身，當然會有一定的體量。譬如，佛為了度化眾生而示現的身，這樣的佛身自然有其所示現世界的侷限範圍。好比說，釋迦佛在三千大千世界的示現，自然會有其侷限的範圍。但是，如果從十方的角度來說，諸佛有無量的分身，這同樣也可以說就是遍十方世界。換句或說，佛為了度化眾生所示現的身，雖然在其所化現之處是有一個侷限，但是諸佛本身祂的示現是無量無邊的；從這個角度來說，也能夠說佛體是遍一切的。

那麼，這個他受用身可以這樣來理解，站在唯識的道理，就是「心淨則佛土淨」。我們眾生假設心清淨的話，所見的國土就是清淨，所見的佛身也會比在這個世界所見的化身佛更加的莊嚴，而且體量也會更大。這個心的清淨，如果以菩薩來講，當然就要得初地以上，才能夠稱為心清淨。並且這個得初地以上的菩薩，不光只是見到自己所在世界中的佛身。初地以上的菩薩要見佛用兩種方式：第一種方式，只要菩薩生起一個「我想要見某某佛」的憶念，就能夠見某某佛；第二種方式，就是往生到這個佛的佛土。

譬如，菩薩只要生起憶念，心想：「我現在想見彌勒佛。」那麼，彌勒佛就能夠現前，讓菩薩觀見。你如果有什麼樣的問題要跟彌勒佛請示，祂就可以跟你解答。換句話說，菩薩不需要往生到兜率淨土，憑著自己起一個憶念，就能夠見佛。

其次，就是發願往生佛土。初地菩薩如果發願往生要到任何一個世界，當然是沒障礙的，都可以憑自己的功德力而往生，不需要由這個佛來攝受、接引。譬如，菩薩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不用等待阿彌陀佛來接引；想往生藥師佛的佛土，也不需要等待藥師佛來接引。

所以，基本上，佛為了度化眾生所示現的身，不論是化身或他受用身，都是有侷限的。好比說阿彌陀佛為了度化眾生，示現在西方的國土。但是我們要知道，即使初地菩薩生在娑婆世界，當祂想要見佛的時候，只要一憶念，阿彌陀佛就現身了；若從這個角度來看，佛又是無處不遍的。

在《般舟三昧經》裡面講到念佛三昧：佛沒有來，我們也沒有去，但是僅僅憑藉起一個憶念，佛就現身，就能夠直接見佛聞法。所以，其實一切都是心所現的。我們的心如果有過失、有煩惱障、有所知障，以及種種雜染，那麼，不論我們再怎麼樣念佛，佛也不能夠現前；可是，當我們的心清淨了，隨著憶念十方諸佛，就能夠見到諸佛現身說法。由此可知，佛體雖然度化眾生的部分有侷限，但是實際上祂也是遍一切處的，只是因為眾生有過失卻不見。

其次，論中接著說：「**譬如水器破壞，不見月像。**」

這是說，就如同偈頌中的譬喻，一個盛水的容器破壞了，那麼水就沒有辦法儲存在其中。既然現在這個容器無法盛水，自然也就不能藉由容器中的水，映現出月亮的影像。

其次，論中接著說：「**如是眾生過失，不見佛像……**」

同樣的，眾生的過失使令這個眾生也不得聽見佛的聲音或者見佛的影像。以唯識來講，我們見佛聞法這一切，其實都是自心所變現的。所以有過失，心不清淨，心當然就不能顯現佛的影像；有一天，把這些雜染斷了，心清淨了，當我們在憶念諸佛的時候，佛的影像就能夠顯現。

因此，論中接著說：「**此義得成。**」

也就是說，以上所說的這個道理是得以成立的。

其次，彌勒菩薩又宣說了一首偈頌。

E3、釋教化有出有沒

偈曰：

譬如火聚性，或然或滅盡，

如是諸佛化，或出或涅槃。

偈頌首先說道：「**譬如火聚性，或然或滅盡……**」

好像火這樣的一件事，或者它會燃燒，或者就熄滅了。

當我們點燃這個火的時候，火就會開始燃燒；但是過一段時間，它就會熄滅。火有這樣的現象。

偈頌接著又說：「**如是諸佛化，或出或涅槃。**」

同樣的，諸佛來世間化現，也會有時候出現世間示現，有時候就滅盡、入涅槃。

接下來，世親菩薩再解釋這首偈頌。

釋文對讀：釋教化有出有沒

釋曰：

此偈，顯示諸佛教化有出有沒。

譬如火性，有時熾然，有時滅盡。諸佛教化亦復如是，有時示現出世，有時示現涅槃。

首先，祂說：「**此偈，顯示諸佛教化有出有沒。**」

這首偈頌所要顯示的，就是諸佛來到世間教化眾生，就會有出現，也會有隱沒這樣的事情。

其次，論中接著又說：「**譬如火性，有時熾然，有時滅盡。**」

就好比火的性質，當火被點燃之後，便開始燃燒；隨著它所燃燒的過程，逐漸的，火焰越來越大，到了最大的時候，就稱為「熾然」。然而，無論火勢多麼旺盛，終究還是會熄滅的。所以，火會有熾然、滅盡的時候，並不會永遠以同一種狀態存在。即使像太陽這樣的火，終究有一天也都會滅盡的。

其次，論中接著又說：「**諸佛教化亦復如是，有時示現出世，有時示現涅槃。**」

這是說，諸佛要教化眾生，也是同樣的情況；有時候就會示現出現在世間，有時則示現入涅槃。

如果從化身佛的角度來說，佛示現於世間，先後就會有八相成道，最終的一個相就是入涅槃。因此，化身佛有時示現出世，有時示現涅槃。這也代表化身佛是無常的。化身佛是如此。

如果佛要度化初地以上的菩薩，就不以這個化身，而是以他受用身。當然他受用身相對化身來說，是不同於三界的一種化現。

佛來三界當中化現，會隨順這個世界的一個狀態。

譬如，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，人壽大約百歲。釋迦佛在這樣的時代示現，相對來說，釋迦佛示現於世間的壽量，也隨順這時候眾生的情況，相當人壽百歲；不過，釋迦佛最後是提早入滅。未來的彌勒佛，他示現的那時候，人的壽量較長，所以相對來說彌勒佛的壽量也長，有八萬歲，但再怎麼樣也是侷限在此。

假設佛所示現的是他受用身，並且是在他受用的淨土中示現，那麼，相對而言，佛的壽量就非常久遠，往往以劫來計算。譬如，在阿彌陀佛經當中所說的，就是指他受用身。阿彌陀佛成道以來，已經歷經十劫，在經當中雖然說是無量壽，但是祂的壽量終究也有滅盡的時候。當

時間一到，阿彌陀佛就入滅，觀世音菩薩就在同樣的佛土即刻補處成佛。當觀世音菩薩成佛時，佛土又會有新的名稱，其世界的殊勝與莊嚴，又更勝過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。

所以說，化身佛以及他受用報身，都有這樣的情況：有時候示現，有時候入滅。

基本上，化身佛和他受用報身都算是一個無常的身。至於佛的法身，則是常住不變的；佛的自受用身，也是常住不變的。至於他受用身與化身，就是無常的。

不過，在經論當中卻有這麼講，說：「佛身是常住的。」那麼，問題來了，他受用身與化身再怎麼看都不是常住的，怎麼能說是常住呢？這地方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，就是因為這樣的身經常示現，不斷地示現，所以也可以說是常住。佛的化身與他受用身，為了教化眾生就會不斷地示現。祂這種不斷地示現是連續性的，是沒有間斷的，因此從相續不斷這個角度來說，也可以叫做常。

所以，基本上可以說佛的法身和自受用身是常住的；但是，為了教化眾生，就會有方便示現出現世間跟入滅。這就是這首偈頌所要說明的道理。

C4、如來事業恒無功用功德分三：D1、順承續論，D2、舉二喻釋佛事無功用，D3、以二義釋佛事無間

D1、順承續論

如是已說如來轉依，次說如來事業恒無功用。

以上已經宣說了佛的轉依相關的相貌，接下來要宣說的，就是佛度化眾生的事業。而且，佛在進行這些事業的時候，是恆常且無功用的。

佛教化眾生的事業，不外乎就是現身說法，而佛做這一切事情都是無功用；雖是無功用，但是卻能夠持續不斷地行教化眾生的事。

接下來彌勒菩薩所宣說的偈頌，就是要說明這方面的道理。

D2、舉二喻釋佛事無功用

偈曰：

意珠及天鼓，自然成自事，

佛化及佛說，無思亦如是。

偈頌首先說道：「**意珠及天鼓，自然成自事……**」

「**意珠**」就是如意珠；「**天鼓**」就泛指天上的樂器。那麼意珠及天鼓，這兩者本身都沒有心，也沒有分別，然而卻能夠自然地成辦各自的作用。

先說如意珠。只要有福報得到如意珠的有情，當他心中想要任何財物時，如意珠就能隨順這個有情的心念而變現。譬如，你想要光明，它就能給你光明；你想要水，它就能給你水；你想要財寶，它就能給你財寶；你想要飲食，它就能給你飲食；你想要衣服，它也能給你衣

服。換句話說，你想要的任何的物品，如意珠都能夠變現出來。雖然如意珠本身沒有心，也沒有分別，但是卻能夠自然地成辦它所具有的作用。

天鼓也是一樣。天人能夠受用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這五欲樂，其中，當天人想要受用聲塵境界時，天鼓以及天上的各種樂器，就會自然地演奏出種種樂曲。天人想要聽什麼樣的樂曲，不需要特別向樂器提出要求——其實樂器本身也沒有心，向它提要求也沒有用，它也不知道天人正在想什麼——但是卻能夠自然地發出種種音樂。

接下來，用這個道理運用到佛身上來理解。佛為了度化眾生，能夠生起種種變化，示現各種不同的佛身。

譬如，以他受用佛身來說，這是為初地乃至十地菩薩所示現的佛身。初地乃至十地菩薩所見到的佛身，其體量各有不同。即使同樣身處在他受用淨土，初地菩薩所見的佛，與十地菩薩所見的佛，在身量大小以及莊嚴程度上，是不一樣的。其次，佛所示現的身色，也有所不同。譬如，有的菩薩所見的佛是金色身，有的所見的是銀色身，有的則是琉璃色身；不同的菩薩所見到的佛身，也都各不相同。這個意思就是說，佛會隨順不同菩薩的好樂，示現種種不同的佛身。

同樣地，在凡夫的世界，佛也會因眾生不同的業力、功德力與好樂，而有不同的示現。有的眾生看見佛是金色身，有的眾生看見佛則與一般人沒有兩樣，乃至業障重者看見的佛則全身都是黑的。這個在《觀佛三昧海經》裡面就有提到。有的眾生因為業障重，人家看到的佛是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但是這些眾生看見的佛，卻是烏漆麻黑的，好像一根木炭一樣。此外，經中也提到，有一群比丘尼因為她們過去喜歡銀，在修行的過程中特別好樂能看見銀色身的佛，因此，將來見佛聞法時所見到的佛便是銀色的。

因此，偈頌接著又說：「**佛化及佛說，無思亦如是。**」

佛可以隨順眾生的業力、功德力、好樂的不同，而行種種的化現、變化。我們也要明白，佛本身已經離相、離分別，因此，佛是在沒有功用的情況之下，自然地作種種示現。佛的說法也是一樣，佛本身離相、離分別，沒有功用，但是卻能夠隨順眾生的根性，宣說種種不同的法。

佛的化現以及佛的說法，都是在沒有思維、沒有分別的情況下，自然能夠成辦度化眾生的事業。

接下來，世親菩薩再解釋這首偈頌。

釋文對讀分二：甲一、如意寶珠喻，甲二、天鼓喻

甲一、如意寶珠喻

釋曰：

此偈，顯示佛事無功用。

譬如如意寶珠，雖復無心，自然能作種種變現。如來亦爾，雖復無功用心，自然能起種種變化。

首先，祂說：「**此偈，顯示佛事無功用。**」

這個偈頌所要顯示的，就是佛度化眾生的事業是不藉由任何的功用。換句話說，佛在離分別，在沒有功用的情況之下，就能夠自然地成辦種種度化眾生的事業。

其次，論中接著又說：「**譬如如意寶珠，雖復無心，自然能作種種變現。**」

好像如意珠，雖然沒有心，但是卻能夠做種種的變現。

譬如，像是轉輪王憑藉自身的福報，能夠得到一顆寶珠，這顆寶珠就是如意珠。據說這顆寶珠是從天上來的，轉輪王得到這顆如意珠之後，便可以隨身攜帶。譬如，當他為了討伐叛逆而出兵時，整個軍隊所需要的一切物資，如意珠都能夠提供。如此一來，出兵作戰就很方便，不必攜帶大量糧草，也不必準備各種輜重。只要帶著如意珠，無論出外需要什麼，都能夠得到滿足。

如意珠就有這種能夠自然地成辦種種變現的功德。

其次，論中接著又說：「**如來亦爾，雖復無功用心，自然能起種種變化。**」

這是說，佛也是一樣，雖然是無功用心，卻能夠自然地起種種的變化。

那麼，這個無功用心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？從第八地開始。菩薩進入第八地時，不只能離相、離分別，並且也遠離一切功用。在此之前，到了第七地時，菩薩雖然能夠一切時都安住於無相中，但是仍然需要依靠功用，才能夠持續不斷地安住於無相。所謂無相亦即是無分別的意思。也就是說，第七地菩薩雖然無分別，可是仍然有功用。這個在經當中，例如《瑜伽師地論》有提到。第七地菩薩雖然說是無相，但仍然是有功用的，仍有極其微細的分別。可是，一旦入第八地，就能夠真正達到無相無功用的境界。所以，從八地開始，菩薩便能夠在一切時都是離相、離功用的，一直到成佛之後，盡未來際都是如此。

但是，我們要知道，佛雖然沒有功用，卻仍然能夠自然地生起種種變化。那麼，為什麼佛能夠起這種無功用心呢？這個在窺基大師經論當中的解釋，他是這麼講：這是憑藉佛本身的願力。

我們要做任何事，都要經過心的思維與策劃。即是說，不論要做什麼事情，身業、口業要

做種種的顯現，都是要由意業去主導的。假設心完全不分別的話，既然沒有意業，那麼，何來的身、口業呢？可是從八地開始就沒有功用，就沒有分別，菩薩一切的業都是憑藉過去要利益眾生的本願那個力量來的。

其次，在經論中，窺基大師還舉聖人入滅盡定的事例來說明這件事。他說，好比聖者在非想非非想處定的基礎上，準備進入滅盡定時，心中只剩下極其微細的分別。接著，他進一步讓這個微細的心變得越來越微細，直到極其微細的最後階段，便稱為「微微心」。我們要知道，本來在非想非非想處定當中的心已經很微細了；但是，他又進一步讓這個心越來越微細，最後，心便完全不再現前。那麼，問題來了，聖人入滅盡定之後，那他要怎麼出定？照理說，我們要出定的話，則必須去思維非定地的境界。也就是說，你如果要入定，就要去思維禪定的境界；如果要出定，則必須思維非定地的境界。可是，在滅盡定中，沒有心，心已經不現前了，那麼，他要怎麼去思維非定地的境界而出定呢？基本上是辦不到的。既然沒有心，要怎麼去思維？然而，入滅盡定的聖人，終究還是要出定的。那麼，他這個出定是怎麼回事？是如何成辦的？這是因為，他在入定之前先有一個作意，先做一個設定。好比說，先做一個經過多少天我就要出定的設定。譬如，他可以先設定：「我打算入定八個小時。」在入定之前，他先起一個分別，設定自己要入滅盡定八個小時。等時間一到，自然就會出定。或者，他也可以設定：「我要入滅盡定七天。」如此一來，果真就如他心所作意的，時間一到就出定了。又或者，他可以這樣設定：「我現在在道場裡面，先入滅盡定。那待會要吃飯的時候會打板，只要有人打板，那我就會出定。」於是，他先作好這個設定，然後進入滅盡定。等到吃飯時間一到，有人打板了，他雖然沒有聽見聲音，可是自然就出定。這個例子，就是要說明，即使當下沒有心的活動，後續仍然能夠使先前所作的設定自然成辦。

那麼，現在，我們就用這個例子來說明佛的無功用心。佛祂最初的本願，就是要盡未來際利益眾生。這個本願的力量，使令佛在入無功用的狀態之後，也能夠憑藉這個本願的力量所設定的一切，自然地、不斷地盡未來際在十方世界現身說法。

同樣的道理，這裡以如意珠能夠作種種變現，來比喻佛能夠自然地起種種的變化。所謂「變化」，就是指佛身的示現。有時示現佛身，有時示現菩薩身，有時示現聲聞身，乃至示現凡夫有情的身，隨時可以為了度眾生而示現種種不同的身相。

甲二、天鼓喻

譬如天鼓，雖復無心，自然能出種種音聲。如來亦爾，雖復無功用心，自然能說種種妙法。

論中接著又說：「**譬如天鼓，雖復無心，自然能出種種音聲。**」

這是第二個比喻。

好像天上的樂器，本身是無情之物，沒有心，但是當天人想要受用音樂時，它自然就能夠演奏出種種的音聲。

其次，論中接著又說：「**如來亦爾，雖復無功用心，自然能說種種妙法。**」

佛也是如此。雖然從八地以來就進入無功用心，但是由於往昔的願力，再加上所修的功德，即使沒有功用也能夠為一切眾生宣說種種妙法。

佛不會分別：「這個眾生是聲聞種性，我要為他說聲聞法；這個眾生是菩薩種性，我要為他說菩薩法。」佛沒有這樣的分別，也沒有這樣的功用。當佛面對不同的眾生，自然就能夠隨順對方的種性，而說與他相應的三乘法。

同樣地，如果這個眾生應當聽聞不淨觀法門，另一個眾生應當聽聞緣起觀法門，或者某位菩薩應當聽聞其他相應的法門，佛都能夠在沒有功用心的情況下，自然宣說與對方相應的妙法。這就好比天人想要聽音樂時，每個天人所喜歡的音樂可能都不一樣，但是天鼓與天上的樂器，卻能夠隨順不同天人的需要，自然演奏出各自相應的音樂。

因此，佛雖然沒有功用心，卻仍然能夠自然地現身、說法，成辦利益眾生的事業。

接下來，彌勒菩薩又講偈頌，說明佛的事業是不間斷的道理。

D3、以二義釋佛事無間

偈曰：

依空業無間，而業有增減，

依界事不斷，而事有生滅。

偈頌首先說道：「**依空業無間……**」

意思就是，依止在虛空，種種事業便能夠不間斷地顯現。

譬如我們這個人，無論行、住、坐、臥，都必須仰賴虛空、仰賴空間，是不是？假設沒有空間，我們可能就會動彈不得。我們的手之所以能夠向前伸展、向內彎屈，就是因為有空間的存在。無論是行、住、坐、臥，還是來來往往，乃至從事任何活動，都需要有空間。

所以，依止在虛空，依止在空間，就會有種種的事業不間斷地顯現。

偈頌接著說：「**而業有增減……**」

然而，這些事業，有時候增，有時候減。

雖然說事業不間斷，但是也不是說這個事業就會持續不變。有時候，造作了就叫做「增」；有時候這個事業停止了、不造作了，就叫做「減」。畢竟，只要有空間的存在，這個事業就能夠不斷地去展現。

以上這兩句偈頌是拿虛空作為譬喻，來說明佛的事業是不間斷的。

偈頌接著又說：「**依界事不斷……**」

同樣的道理，依止在無漏界，佛的種種事業就能夠不斷地成辦。

佛所證得的最清淨的無漏、最清淨的法界，就叫「法界無漏界」。佛因已證得法界無漏界，所以就能夠有盡未來際度化眾生的事業，這度化眾生的事業也就能夠不斷。

當證得最清淨法界，證得究竟無漏之後，就能夠盡未來際行度化眾生的事業。佛就是如此。

偈頌最後一句說：「**而事有生滅。**」

然而，佛所作的事業，同樣有生有滅。

所謂「有生有滅」，就如同前面所說的，佛示現來到世間，稱為「生」；佛示現入涅槃，則稱為「滅」。基本上，佛來到世間示現，不為別的，就是為了利益有情，也就是行佛事。佛盡未來際不斷地行佛事，就好像說有了空間就能夠有無止盡的業不斷顯現；但是，這個個別的業並不會永遠以同一種狀態持續下去。同樣地，佛雖然說能夠盡未來際不斷度化眾生，但是有時候會顯現生，有時候會顯現滅，有時事情出現了，有時事情結束了。

以上就是這首偈頌所要說明的意思。

接下來，世親菩薩再解釋這首偈頌的義理。

釋文對讀分二：甲一、佛事無時斷絕，甲二、佛事有增有減

甲一、佛事無時斷絕

釋曰：

此偈，顯示佛事無間。

譬如世間依空所作，無時斷絕。諸佛亦爾，依無漏界而作佛事，亦無斷絕。

論中首先說：「**此偈，顯示佛事無間。**」

這首偈頌所要顯示的，就是佛的事業是不間斷的。

其次，論中接著又說：「**譬如世間依空所作，無時斷絕。**」

好比世間的一切活動，都依止於虛空、依止於空間而得以進行，並且這些活動沒有任何一個時刻是斷絕的。

因為虛空始終提供活動得以進行的空間，所以整個世間的種種活動，不只是單一眾生的活動，而是包含所有有情在內的這一切的業，都是依止在虛空而產生的。

這個地方也可以這麼來理解，雖然某個眾生他這個業會有顯現跟停止的時候，但是所有

的眾生變成此起彼落，而使令一切世間的業其實是不斷絕的。

或者，我們也可以這樣理解，只要有空間存在，就能夠展現種種的業；而且，也不會說到了某個時候這個空間就不存在了，所有事物都變成實體般凝固在一起，以致變成所有的眾生都動彈不得，不會這樣。

如以上所說，所有的眾生不論是誰，他在世間所作的業，行、住、坐、臥或是來來往往種種，也都不會有斷絕。

其次，論中接著又說：**「諸佛亦爾，依無漏界而作佛事，亦無斷絕。」**

同樣的道理，一切佛依止在無漏界，亦即依止在最清淨的法界，來成辦種種利益眾生的事業，當然也是沒有斷絕的。

這裡所說的**「佛事」**，就是指利益眾生的事業。

這句話的意思是說，一切諸佛同證最清淨的真如法界，因此，一切諸佛都能夠盡未來際利益眾生，且不斷地在有情的世界現身說法；而且，諸佛做這些事業是不會斷絕的。其實，不只是諸佛利益眾生的事業，能夠盡未來際不斷相續；即使單獨從一尊佛來說，其度化眾生的事業也不會斷絕。

我們看釋迦佛，表面上好像在這個地方示現出世，又在這個地方示現入滅。但是，實際上，經當中也說，假設有一天佛在這個世界示現入滅，那麼，在這個地方度化眾生的因緣雖盡了，仍會往十方世界示現無量分身，繼續度化眾生。所以，實際上，每一尊佛的化身都是不間斷在示現的。也正因為如此，所以說佛的事業沒有斷絕。

甲二、佛事有增有減

譬如世間依空所作，有增有減。諸佛亦爾，依無漏界而作佛事，亦有生滅。

論中說：**「譬如世間依空所作，有增有減。」**

又好比世間眾生依止於虛空、依止於空間所從事的各種活動，會有增有減。

這個事情造作了、出現了，就叫「增」；這個事情停止了，就叫「減」。譬如，我們現在在走路，這個行為就可以說是一種「事業」。或者說，我去做一件工作，只要有肢體上的動作，就可以稱為「事業」。這個「事業」在顯現的時候叫做「增」；接著晚上回到家休息，就停了，不動作了，就可以說是「減」。所以，業有增有減，有顯現有停止。

其次，論中接著又說：**「諸佛亦爾，依無漏界而作佛事，亦有生滅。」**

同樣地，佛依止在無漏界所作的一切佛事，也有生，也有滅。

這裡所說的生與滅，是指佛來世間示現，就稱為「生」；度化眾生的事業結束了，示現入

涅槃，就稱為「滅」。這個是從單一示現的角度來看，所以會有生有滅；如果從不斷示現的角度來看，就如同前面所說，佛的事業並沒有斷絕。

以上就是顯現佛事不間斷的道理。

C5、無漏法界甚深功德分六：D1、順承續論，D2、相甚深功德，D3、處甚深功德，D4、業甚功德深，D5、重顯前甚深義，D6、歸結

D1、順承續論

已說無功用心不捨佛事，次說無漏法界甚深。

論中說：「**已說無功用心不捨佛事……**」

前面已經宣說，佛以無功用心來行佛事，並且佛的事業是不間斷的，這就稱為「不捨佛事」。

我們要明白，並不是說佛示現入滅、入涅槃，就代表佛捨棄了度化眾生的事業。而是說，因為這個世界的眾生，當下需要被度化的因緣已經圓滿了，所以佛才示現入滅。其次，有一些眾生必須要藉由佛菩薩示現入滅，才能夠得度。

所以，《普門品》中說：「應以滅度而得度者，示現滅度。」

《法華經》當中也有類似的宣說。假設佛不示現入滅，許多眾生就可能認為反正佛會一直常住在世間，何必急著去見佛聞法、急著修行呢？等到將來有什麼事情，再去找佛就好了，反正佛始終都在。為了破除眾生這種懈怠的心態，使令眾生能夠積極修行，佛有時就必須示現入滅。基本上佛是不捨佛事的，即使佛示現入滅，也是為了度化眾生。

其次，論中接著又說：「**次說無漏法界甚深。**」

接下來，就要宣說無漏法界甚深的道理。

法界是無漏，法界亦即是真如，法界這樣的真如真實體，它是清淨無漏的。如果從真如的本性來說，則不可說它是淨，也不可說它是垢，不垢亦不淨。因為垢淨都是我們的分別，都是言說安立。現在法界本身離相、離分別，所以不可說垢、不可說淨。真如離一切雜染。真如雖然是雜染法的真實體，但是真如本性不跟雜染相應，因此稱為「清淨」，也稱為「無漏」。

所以，接下來要宣說的，就是關於真如法界這樣甚深的道理。

（以上影音內容第 59 講）